

答修明居士寄示 一個神秘和尚

融 熙

承寄覺刊，並附示均悉。樂觀蓄意詆排，寫這篇『一個神秘和尚』，項莊舞劍，志在沛公，許是因與我的見解不同，而遠因或是民國三八年，他到廣州舍下求見，適我外出，留字而去，翌晨我因鄉事趁早渡返里數天，比回，他已南行，未及臆透，誤為有意搗亂不定。今他對我開炮，自是德不足以感人招得，倒沒要緊，但他文中以潑婦罵街口吻，旁讒別人，又虛構謾言謗及當代大德虛雲老和尚；說是猴子，說老人年逾百歲，及其他事蹟，都是我杜撰出來，樂觀作這拔舌地獄口業，淆亂是非，或致害及無識。

仁者既然關懷垂照，不能不剖晰言之：「虛雲和尚法彙」，一書，是由岑寬賢（學昌）主編，我與復仁、佛源、寬慧、寬永、悟慈、顏世亮、林遠凡八人同任分纂。校對的亦有覺民、幻覺、吳寬秉、許寬勤、寬慧、曾寬壁、羅寬振、吳顯達八人，皆是雲公常隨弟子，我怎可以任意粉飾，一手掩蓋天下人耳目呢？

法彙所附年譜，是壬辰年，雲公由北平寄來的！我等看到原稿，才知雲公是道光二十年庚子七月卅日寅時出生，（計到今年乙未已是一百一十六歲）。「初墮地為一肉團」，是原文如此，我等未嘗增減半字，樂觀以民國二十年上海王一亭等為雲公做六十壽辰，便起猜疑，他實未知底裏。只如民國卅七年在南華開秋戒，是年弟子們為雲公舉行百歲大壽，他老人家亦不加阻止，但

計到如今，加上八年，合是一百零八歲，亦與一百一十六歲不符！這因雲公一向都是「採山僧不會數甲子，一葉落知天下秋」的態度。人家問他年歲，老是無確實答覆。大似唐朝泗洲僧伽和尚，人問他何姓？即答道：我姓何。問何國人？答道：我何國人一樣。德禪酬機，深妙難測。人們替雲公做壽，他一向都是恒順眾生。隨喜而已。後來到民國四十年，將欲捨世，才親自動筆寫年譜，才將出生真正八字寫出，是年三月初三雲門春戒中，雲公罹難，閉目跌坐，不言不食，歷時九日，至十一早，氣絕脈停，十二早復甦說：彌勒菩薩謂其業緣未了，須回去再來，菩薩並示偈云云。具如年譜原稿所載，其時我與岑學昌皆遠處香港，怎能憑空杜撰呢？

樂觀胡詆「虛雲老和尚事蹟」冊子，亦同樣謬妄，查李漢魂請雲公到粵北重建南華是民國廿三年。當錫杖到穗市，佛教會（我是常務理事之一）開會歡迎，我才初次見雲公，公旋即北上，間因事到市，亦三兩日即返南華，到抗戰軍興，民國廿八年，我亦隨銀行于役粵北，才得於公餘之暇，時到南華叩擊。並為籌建鼓樓。有一天高浩文居士（時高在寺助理客堂，後亦出家，法號寬文）以一本手抄的鼓山侍者所記，「雲公事蹟」見示。我始詳雲公在滇在閩的豐功異蹟。乃語高曰：此記文筆甚佳！但只一本，殘失可慮。雲公到南華後事蹟，宜一並輯入，印贈有緣！高曰

正中下懷！乃將記交我。我乃將枯木重生，狐虎皈依，（觀本法師說）大雨築堤，甘泉應禱，（侍者惟因說）編入。省主席李漢魂捐印三千冊派送。樂觀所謂戰時所見冊子，即是指此。但我只是編校督印而已，內容事實，皆有憑有據的！

枯木重生事蹟，今南華寺伏虎亭處有碑刻觀本法師南華枯木吟並序，序云：

南華祖庭後九龍泉畔有參天老樹三株，其上段已枯折，其二杈杈搖落不知幾經年月也，鼓山雲公入主祖席，乙亥冬期傳戒，四方來者數百人，自明代清公而後，冷落數百年之祖庭，忽欣欣有生意，而物感亦於然起變化，冬月寒枝，忽發嫩葉，三株次芽向榮，昔開玄奘三藏西單取經，靈岩之古松枝枝西向，及歸，枝枝東廻，門弟子喜曰：教主歸矣，乃西迎之，師果還，遂號摩頂松，今此瑞應得無類是，因為長歌紀之。歌曰：

君不見，寶林山下九龍泉，流澤涓涓遍大千，曹溪一滴成瀧漣。又不見，一花五葉無根樹，普蔭天人奪暉。葛藤豈落有無句，何來豫章落葉吟。庾信却抱淮南心，不萌之草藏香象，舊處枯椿何所尋，誰知萬象森羅中，枯椿向上還有事。……誰歎誰歎起吾宗，梅花一鋪真功德，冷香和月一聲鐘。（歌長五百八十餘言，具見年譜所載）此碑是民廿九年岑學昌書丹，是雲公親自督工豎立的！（我週六下午輾驅車到南華，週一返行辦公，故知之甚悉）而樂觀竟妄說：「曾問過雲公，雲公用手指着說：你看樹上長的枝幹，最少有二三十年的樣子，我來此不過數年，你明白了這個就知道書上說的話是造謠，你千萬不要相

信云云。』真可謂開眼鑿語！就算雲公真有對他這樣說，樂觀早是不像個人，才會被老漢熱諷一上！善知識遇着個目動言恣的樂觀，終日氣沖沖地，噎飽飯便攪是攪非，尋瑕抵隙的人，既然懷疑來問，誰都會順水推船樂得省事了！要這種狂僧起信有其麼用？

雲公是個『謙尊而光』的大德，只如民三十五年，省主席羅卓英和廣州市佛教會請其在六榕寺建水陸道場七晝夜，追薦抗戰陣亡將士死難人民，結壇之日，緋桃一株，忽然著花，重台璀璨。非時盛開，得未曾有，胡毅生居士囑中大教授趙浩公繪緋桃瑞應圖，徧徵題詠，胡自題詩云：

法會儼未散，緋桃花滿枝，如何黃落後，倏變艷陽時。卉木尙靈感，幽冥從可知，訶木久蕪穢，何日與加持。

胡公索我題，我亦援筆題曰：

如我我聞，一時佛在，情與無情，事理無碍。兩看桃花，這般奇特，是伊會也。無言默默，雖非人身，而生中國，復遇大德，誰云命薄？鬱鬱黃花，同具佛性，相對開敷，說法已竟。

此外題者，續有多人，當時報紙一登，往觀者途爲之塞。人們恭維雲公道力感應，公輒曰：這許是天氣太暖關係吧！若樂觀在場，又說雲公否認了。

民國十三年我因病垂死，先繼母羅太夫人，少僑暹羅，染其俗，代許願出家三年，當時廣州七十二行商報所登新聞大書：「湯雪筠居士發心出家三年」，東密阿闍黎羅嘯傲，（商報總編輯），並著論附帶激揚泰國風尚，民十六年，願滿還家，重入政途，隨力護法，廣州佛事，無役不與，數十年來，磊落光明，誰都知道。古大德有

九還禪師，即諦閑法師亦曾還俗數年，因緣生法，有何足奇？

樂觀謂我「當過雲公衣鉢，受過恩惠，固爲雲公宣傳」，脫空胡謔，他後日自食惡果有分在！雲公民廿三年始到粵，我由民十九年入廣東省銀行總行秘書處服務，歷沈、顧、胡、雲、杜五行任長，皆禮遇有加，一氣供職十八年，未越雷池半步，直至民國廿七年才自請退休，依例月領長糧，家居念佛，次年廣州易手，民國三十九年我到香港恢復圓音月刊，雲公遙領社長，圓音停版後，雲公函勉我出家，至今尙未得一親老人警歎，試問我在什麼時候當得雲公隨從職銜呢？

我與樂觀在緬才是初面，實無若何崖岸對他不超，同是出家人，山水有相逢，以天口誦佛戒的人，一言不合，便亂作口業，如此心行，古今罕見！他又責我帶「佛教與禪宗」冊子給人看，這事亦不應該嗎？我此講稿，意在弘法，當新亞書院油印數十份時，我將一份抽寄雲公，比寄回港，見已批有「如是如是」四字，百餘歲住持事繁的雲公，筋左右代書，有甚希奇？超塵法師親爲剪下製版，星洲佛友復再版分贈有緣，難道要東之高閣才對麼？如今日本出席佛友，云將拙講翻成和文了！佛教不是噎飽飯專向家內人揀是圖非的可以扶持得起的！

仁者知我至深，我篤信因果，一生不向錢字打算，只是「隨緣銷售舊業，更勿作新殃」，任運騰騰地，到星到緬，到各處演講，打飯依，乃至發一封登報函，（樂觀所見我擬稿是慶福宮值理屬爲代擬的且該稿亦無一字不實在）皆是恒順衆生，可以說無一件是由自己起心動念的事。樂觀認爲叫人皈依，大攬紅包，滿載而歸云云。

仁者靜看他受口業惡報可也。我隨喜飛緬觀光禮塔，是自籌盤費，並且幫助同行，在緬紅包，除請佛像，購念珠外，剩緬票三百盾，盡送作慶福宮香油，餘碎票若干，亦盡賞給工人，無一盾帶上飛機，同行各人，皆可爲證。若謂爲好名，而我是個出罷風頭之人，除爲着度生方便之外，還要標上加標的浮名作麼？（海潮音精華錄，在距今三十餘年前，便有我的文章，我於民九創廣州佛教閱經社，佛經流通處，重修能仁寺，民十二年市府拆市內叢林籌餉，我爭回大佛寺華林寺大部份殿宇，捐資修葺，民二十年倡建解行精舍，重修花塔，歷年被推任佛教會理事，居士林林董，皆隨力布施，未嘗後人，事實具在，非今日始聞佛道也。）

至我之觀點，或時與他人矛盾，這是各人的見識問題，我看時輪如時鐘，鐘沒有倒行之理，故我所爲文，只是在佛言佛，從來不參加任何方面冷戰，人實加附按語，我不反對，惟在我文內加入冷戰口吻，強姦文意，障度一方面衆生，這是我引爲憾事的！至我在緬境所言，自問亦無過處，三度演講，皆見報章，及其他什誌，大可覆按，在緬時，同道來說，咸以時世設或轉變，佛教能否存在爲問，我答道：這事全在佛子身上，淨名經云：『菩薩隨所化衆生而取佛土，隨所調服衆生而取佛土。』金剛經云：『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若能在不違佛旨之下，把握時機，改善方式，正好著力。佛教與其他宗教不同，距今三十年前，歐陽竟無居士默察時機，著「佛法非宗教非哲學」，早籌曲突徙薪之謀了！宗教依賴神，要人迷；佛教在明心見性，要人覺。西洋唯心學說，否認物質存在，故招時代

揚棄。佛言唯心，兼該心物，又非二元，畢竟皆空。如根身五蘊，色屬物，受想行識屬心。楞嚴地水火風空見識七大緣起，前五屬物，後二屬心，馬祖說：「這事不是心，不是物，不是佛。」與三論：「緣生性空」之義，皆非任何世流所能沖洗得去的！遠道流言，多虛少實。我不意如此之論，却惱着樂觀！他向畢俊輝胡說甚麼不得而知，但如果畢對我有不滿的話，何以她在瓦城會皈依我呢？我遊瓦城只兩日，該次皈依者，只畢俊輝及陳平、林妙香三個是女性，其餘五個都是男性，且皆是當地建德堂首要，佛法自佛法，有甚麼一切諸相呢？



棲蓮精舍近况簡介 向生

佛陀的慈悲，是無量無邊，三界普被的，只要你的赤心不泯，它就會照臨到你的頭上。

誰都知道省立樂生療養院是一個惡疾患者居留的地方，內部充滿了人世間的痛苦，和人生的罪惡，患者們一向為家人戚友所不齒，為社會人士所唾棄；然而佛的慈光却照常的降臨，並給他們帶來了不幸中之大幸——把他們從痛苦的深淵解救出來，並指引向澈底解脫痛苦的大道。

對於慈惠會「棲蓮精舍」這個團體，凡是跟「菩提樹」結過緣的朋友們該都不會太生疏吧？因為菩提樹會不斷地代它大聲呼籲，詳盡報導，甚至連「棲蓮精舍」這四個字也都是菩提樹的李老社長代撰的。換句話說：「棲蓮精舍」能够在這種特殊環境裡成立，完全有賴於菩提樹的作者、讀者、編者的大力支持。關於這個團體的奮鬥史，以及「棲蓮精舍」從興建到落成的辛酸紀錄，已散見於各佛學刊物，及「棲蓮精舍落成紀念冊」上，這裡不必贅述。現在我想藉重實樹之一

像樂觀這種心行的人，是不可理喻的！他寫得一些俚俗不堪的蕪菜閒文（從未見過他一篇有學術價值的文。如寫會場笑話云反對不承認大乘佛法的提議，他竟不知加上反對二字，便變為承認了。其蕪菜如此。）便以為為了不起，腦袋存着地盤思想，氣吞整個仰光，見着有人皈依外來法師，他的嫉妒種子，立時生起現行；他不知法師愈多，佛法愈盛，自己愈有價值。我嘗說廣州高第街鞋店二百餘間，生意俱秀，若全街只得一間鞋店，轉見凋零了！我此見處甚真，故我與他異趣，我反望每個法師都有許多弟子，吾人弘法利生，志在將五濁惡世，搬到極樂世界，這宗諸大

葉，把現階段的發展情形，來向親愛的讀者們介紹一下，除藉以表明佛的慈悲無量無邊外，並以此告慰關心它的朋友們。

提起從前的慈惠會來，真使人不敢相信會有今天的發展！以前全院只有數十信眾，一直在那既拜佛念佛而又兼帶「拜拜」的似是而非的形式下，無聲無色的延續着。直到四十一年，機緣巧合，得李老居士的登高一呼，才喚醒了這個教團的復蘇；自從「棲蓮精舍」落成，這個被人遺忘的渺小的佛教團體才算正式步入正軌。一方面得力於李老居士的號召，一方面也許是精舍本身引人注目，便漸有各方悲心大德，來此講經說法，與循循善導。因之，不但把原有的數十信眾導入了正信途徑，並在這個「人間地獄」裡燃起了學佛智炬，使大多數的惡疾患者都皈依到佛陀的懷抱。暮鼓晨鐘警醒了迷途眾生，青磬紅魚啟示了解脫大道；從此，他們不再愁苦，也不再感傷了，大家都專心念佛，一志求生西方。

工作，不是一個兩個人幹得來的！不過樂觀為出風頭，不惜口業，謗及雲公，雲公日月也！人雖欲自絕，其何傷於日月乎？我甚憫之。經云「佛言：今子罵我，我亦不納，子自持禍，歸子身矣。」疑謗大修行人，不同小兒嬉，昔有僧疑謗雲門曰：「未到雲門初生月，及到來平曲灣灣！」便招瞎却双目之殃！香嚴說法，疏山作嘔聲悔之，結果患倒病三十年之病。樂觀良心發現時，應快快懺悔啊！

法輪預記說：「第五之五百世時，鬪爭堅固。」故近代大德如太虛大師倡新僧伽制，便有小法師與他胡嚷；王弘願居士傳密法，便有小居士與他胡嚷。謬云：「道高謗興，德高毀來。」歸納看來，無非為出風頭。我嘗見報紙上繪一幅瘦子打擂台諧畫，圖是一座打下的擂台，繪一個體重可二百磅的強猛力士；一個體重不到七十磅的瘦子。兩個都包着拳頭作將及撲勢，力士說：「像你這樣怪瘦，你怎當得起我一拳？瘦子說：你輕輕罷！我總要有人知道我和你比過武就行了！如今這種瘦子，恣煞不少！」

我在仰時，他每來都像熱錢上的蟻子，席未暖就跑了。未聞他有許多囑語，他以女子當團長，比丘當團員為不如法，這是「可與適道，未可與權」的語話，時勢到今，如何尚依語不依義？佛說女身不能作轉輪王，不能作佛。而大乘經便指出龍女成佛，如今英荷等國何嘗非女身為皇，即中國亦有武則天，西太后，世界佛教友誼會由馬拉博士等組織，論云：「四眾和合，名為僧伽，大乘無男女，且會議以英語為合格，畢氏英語流利，佛學亦有相當造詣，第一二兩屆會議，皆欽譽歸來，樂觀所言，徒灰賢者之心，有何所益？其餘生安白造的謬言，不暇絮絮。」

甚奇！該刊稿約第四條，聲明不收漫罵刺諷文字，今何以會登樂觀此文？幸我所學的是激不出火的佛，否則搜羅他人劣跡，以牙還牙，又像不久以前該刊鬧得滿城風雨，豈不與其所揭舉的宗旨相違麼？此間人士咸以為惑，仁者龍象，以為如何？